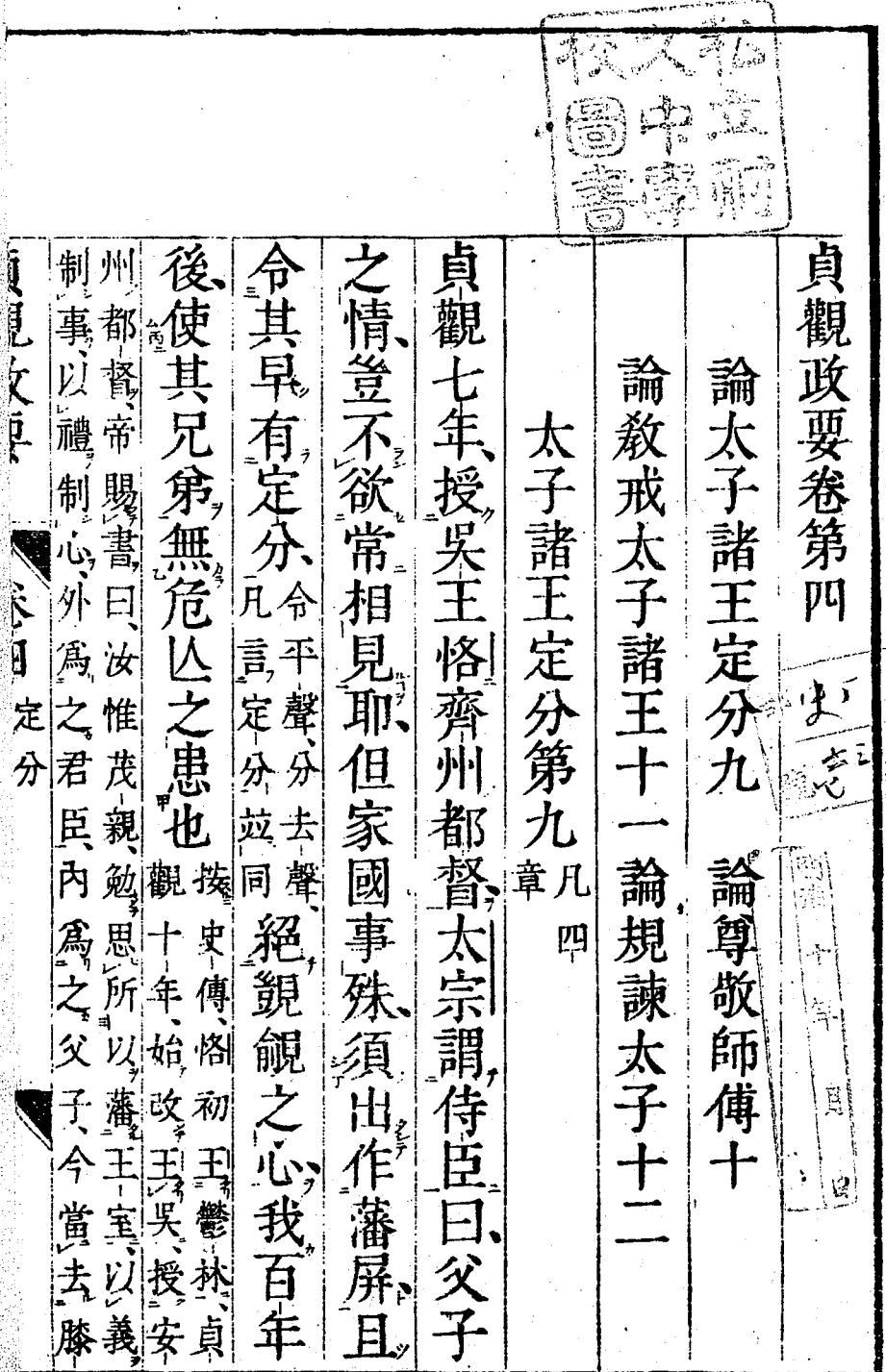


2 3 4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5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貞觀政要

卷四

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棋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出吳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之盡其道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陷恪於死地何始終之矛盾耶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易惠帝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爲宗廟社稷之遠圖初不可多以尋常嫡庶之禮概論之也合二君之事而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太子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爲滅劉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高祖若能以天下大計爲心則蚤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恆易盈可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姻嬖愛之私外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

真舊本誤作貞
清本正之

高宗之懦弱不足以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計問之無忌無忌外雖爲正大之論內實懷外家之私其後卒以無辜陷恪死地無忌之罪上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庶幾匡正唐室不致牝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真予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爲樹置失宜爲去聲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卽位防守

從新舊唐書皆

作疑此似誤

唐觀政要

卷四

二

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後以悖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會音層上見聲見哩語曰哩音里哩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處上見聲見音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棄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爲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眾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備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絕覲覲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爲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人得全終者至今爲天下笑太宗目覲隋室之禍玄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爲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爲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二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月作特給魏

通鑑條十六年

史記文選

卷四 定分

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道亞霄極。甚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或至新舊史泰傳皆作惑志彼此必有誤聲去發施號令，施平爲世作法爲去一日萬機或未聲平爲世作法，爲去一日萬機或未

臣聞二字舊史在曰字下左氏之文

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廷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曰：傳去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鑑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鑑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及梁王、王名武謚。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恆存禮訓，妙擇師傅，示

闕新史作闕傳記聞通用下放

見本

卷四 定分

此五雜組云爾
雅小闔謂之閭
作閭者非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乃爲良器此

陳氏惇修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爲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爲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爲太子而禮數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無覩覦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

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之 心 終 不 能 自 克 卒 至 於
兩 魂 焉 其 亦 可 盡 也 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爲我言之爲去聲後爲朕同尙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蘆爲治中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旣卽位爲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爲急傳文本諫議太夫褚遂良曰卽日四方仰德不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幸由斯而言禮之五字脫可知

韓遂良傳作傳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多由此作。閼音俞，窺伺貌。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傅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者，一日猶不可，況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貢皆急務也。而褚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爲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爲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爲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未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又何益之有哉？

尊敬師傅第十章

新舊史通鑑皆
係四年

受舊本空闕清
本補之

東宮十率府此
云六率三等者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少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仕隋，爲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切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太宗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謚曰貞。

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率上府分爲上中下三等掌

見文史

卷四 尊敬

三新勲翊三衛

隸於左右率左

右司禦率左右

清道率史志可

見侍清本作視舊

史列傳同此似誤

宿衛之事，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爲是爲三衛。見封建太子爲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忠盡節之事。綱惶然曰：「懷音凜，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以或輔幼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以或輔幼君，攝國政也。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爲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卽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

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傳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

以然。黃帝學大顛，顚頑學錄圖，堯學尹壽。君疇舜學

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

學，虢叔向新序出劉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

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傳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

不愆，率由舊章。樂大雅嘉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扶夫音

賴或誤漢書人表作墳音同新序作真秦議所載此詔與新序同皆似訛韓詩外傳墳似填之訛昭新序作郭奏議同韓詩附期作斯號作

見文良

卷四 尊敬

自觀政要 卷四

七

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卽著令置三師之位，
接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接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爲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

智之人無恆從教而變况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抱清本作襟爲是今新書所載亦同但漢書與此同作抱召公爲太傅周公爲太保新書漢書皆作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爲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人胡亥秦二世名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大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爲法律而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爲高所弑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爲太子諸王爲去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令平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見文真

卷四 尊敬

各舉二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矣子休則開導而訓告之豈不枉師傳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傳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況崇高之上者乎爲君父者尚慎于茲

師六典作傳開昆弟皇子爲親王者置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掌傳相訓導匡其過失唐因隋制皇叔

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唐因隋制皇叔

胡氏寅曰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

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爲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郎府開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勗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泰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爲言其

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罹幽貶夫徵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閒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歟意異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平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

政清本作正文
義皆可疑本書
中間有太子見
正事之語則作
正者或有其理

傳其關繫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其身體傳傅之德義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爲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爲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子是爲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立晉王治爲皇太子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朝迎于郊者問

尚書大傳太子
年十八曰孟侯
于四方諸侯來
朝迎于郊者問

官觀政要

卷四

其所不知也。劉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艮由是作貞。文王世泊之語本此。

讓下省何字太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簡或脫禮，然之。然而歛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歛著於下少一然字。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歛知長幼之節矣。故禮當作語，邦當作國，作當作以。

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主祀嗣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

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未會識憂懼，曾音無由曉。

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

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

之籥也。籥樂管以竹爲之，三孔，長

雅古寫本作俗

理空然

三尺以和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辯章庶類，甄叢彝倫。甄音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哲師望，而加裕。召公名成，王以二十公爲師保。漢嗣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爲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

歎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懷王傳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也陸機皇太子宴詩天姿玉裕註引廣雅

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沐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音潮事見藝宮論道立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封建篇註書禮樂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

去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聲之伏惟陛下誕徽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卽敘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叡思於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乘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卽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糺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摛音

紅舊本爲紅今
從清本今本與

員見文真

卷四 算敬

尚觀疏要

卷四

十二

清本同舊史作
縗

縗則流霞成彩，固以鎔銖萬代。鎔音淄，銖音殊，十黍爲案，十案爲銖，十銖爲

爲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

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爲大夫，作離騷經爲

鎔爲之祖，宋玉、屈原弟。

子楚大夫，以詞賦名。鍾張何階於入室，常魏太尉鍾繇字元

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

陛下自好如此。

好去

而太子悠然靜處。

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今古故得冊府元龜所載作古同今得失理宜然今清本作今舊史同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與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

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今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

詩曰：貽厥厥孫謀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叡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閒以書札，聞去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偏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監平聲，監撫謂國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遠慮依例防微
慮遠禁於女史
議之古

見文真

卷四 尊敬

燭當爲蠟
也舊唐書作儲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別彼列切今太子一侍天闡，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暫還東朝，拜謁既疎，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寮無因以進言。宋音采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音燭跡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效？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

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

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爲剛直果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爲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子而教，責善則離，還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此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入矣。夫修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羣臣，親君子，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人事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凡七
十四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詹事。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爲去聲，後爲說同。百姓閒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爲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爲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卽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

事清本作者

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其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

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卽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則發言此則燭帝有前鑒矣。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燭帝有前鑒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蚤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己之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母大任教之。」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

以一識百卒爲周宗而
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
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
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
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
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
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
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
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
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爲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可以自鑒

敷戒之戒舊本
作誠今例從清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後同徵曰：「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

解音親君子遠小人故爾遠去聲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爲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爲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音夫後同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十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膝箕任荀僖吉僕舜舉一十六族卽八元八凱爰歷周漢以逮依是也見擇官篇註

月旦舊云後同履其受命抗區御高后列貢新濟用
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帝之子
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十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
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勝箴任荀
僖吉僕見擇官篇註舜舉十六族卽八元八凱爰歷周漢以逮
依是也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
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

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酒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或吐殫而接土周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或吐殫而接土周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入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得百姓之懼心。孝子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懼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豎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相小人。

集
卷之三

卷之九

1

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昵近小人、昵與疎遠君子、綢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同小人、暱與疎遠君子、綢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宄音宄平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塗、注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慎諫違卜、慎音僻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問之勳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七國反、先擊梁、殺虜有功、謚曰孝、齊問姓司馬名問、晉齊王攸子也、淮南東阿之才爲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遊擊將軍、俊賓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

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伯有尊王室匡天下之功就梁董之顯戮帝時爲大將軍後爲反謀冀與妻皆自殺黃巾漢獻帝時自爲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爲烟戒
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注云此武王七德之義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高祖玄曾之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宗子心平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攷覽載籍博求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爲藩爲翰臣奏議所載作棠曾當作孫棠當作常註同諸書間作棠
前訓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已。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爲立身之本。」

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爲諸侯王善惡錄，使知

唐室興王之初，其諸主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以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庭之內，恩常撫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無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以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事，最樂。主曰：爲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謚曰最有。有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楚王瑋，音鞏，諱。

貞觀政要

卷四

十九

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璋下廷尉、斬之謚曰隱。覆亾非一竝爲生長富貴。爲去聲後同。致聲好去汝等鑒識、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爲汝師友、須比音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爲鼻。御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人、高尚之士、郭林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可見

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干頃陂澄、雖是布衣、今若相稱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爲君子、行惡事、則爲小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亾、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少去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爲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敎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譏張不服譏音舟譏張狂貌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燕璽書責之旦以爲刺夫爲臣子夫音扶綬自絞賜謚曰刺夫爲臣子夫音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敎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爲藩弼使其能佩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敎戒之辭誠諄母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景王與房遺愛同反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以嫌疑爲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之驕奢有以移其本性耶抑太宗敎敕之言雖切而表率之道未至耶

移清本作遺

貞觀政要 卷四

卷四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襍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去聲

師帥董仲舒之
語

人闡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爲去聲後爲立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及到郡招懷羣盜皆降或

與或興之訛或
衍誤舊唐書本
傳作或人興歌

請且畱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
章帝名炟、和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肇有土，年尚幼小，各畱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當然。

類說卷之四

卷之二

卷之三

皆以謀自殺，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

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己揆人，不聞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況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年幼而祚土者，何則？國而有卿大夫士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之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

制清本作度

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爲竊

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爲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

字高明，太

之清本作名

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卽以命之。貞觀初，立爲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爲庶人。十八年卒，封常山王。謚曰愍。頗畱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綱頃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閼讞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元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

尺璧聞淮南子
有之字此似晚
所引注文省略
難通匈奴傳可
考
戒舊本作誠今
從清本

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
罔念作忒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繩音至乃受
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爲心體
大儀之潛運閏往古於來今盡爲善於乙夜惜勤勞
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
瀚海變寒谷於蹠林蹠都賴都例一切唐之思結地
繚林而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
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
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戒祇四

喬大傳說苑皆
作橋木名
商子見說苑者
子道

德而爲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論語伯魚曰卿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日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也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卽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均旣雕且琢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

以和之以清本
作于

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鐘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之上處上聲羣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鬯比下音唱七所以載鼎實鬯音酒灌地以求神者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遠隱心三星中爲君前爲太子後爲少子少陽之道斯諒震爲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爲家蹈夷險之非一或

粗去聲誤觀舊本作讒者井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觀披文而相質悉切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觀披文而相質悉

詠涼通

訛清本正之

聲

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

王名發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

武王名

啟

聞

去

以長嫡之隆重

掌

監偏師於亭障

監平聲

望聞去以長嫡之隆重

掌

監

偏

師

於

亭

障

龍舊本作龍者
龐之誤龐龐
或通用今從清
本即王氏之文

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蘇死

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佩

之金玦狐突嘆曰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金環也其衷也龙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

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言火失其性而爲災也

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日明兩作離大人高惑戚而寵

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

從理即本史鄧
通之事

常清本作嘗

伊藤弘朝曰衰
年之絕議未審
實太后欲以王
信爲侯亞夫不
本作有

趙以天下而爲謹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見
教戒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
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佞幸臣也強吳高祖兄仲之子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爲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癱卽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禮徹居儲兩時猶幼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
吳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據開博望其名未
三代之遺風微漢武帝名儲兩爲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帝欲廢
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謾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宅日爲所誅因言帝疾崇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宣嗣好儒大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

戾當作栗
名古寫本作明
衛作借哩當然

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謾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宅日爲所誅因言帝疾崇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宣嗣好儒大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

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騫始聞道於匡章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術文辭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爲丞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太孫襍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

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驁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博好經書爲太

貞觀政要

卷四

二十六

丞承之訛本史
亦可見

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材藝、欲立爲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光武爲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爲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炟、是爲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愛、史贊、顯宗不亟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肅宗濟濟、天性尊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姐已、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爲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臣甚苦。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明皇名敵
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名敵
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驅獸於其中，羣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中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
相去聲，要音腰。晉武帝姓司馬，名炎。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爲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爲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牀之可

由清本作猶

烈風卽賈后之
事見本史者藝訛古寫本作藝

上清本作王奏
議與此同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粢音忝盛音成晉愍太子名適惠帝長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閨官輩媚之爲非於是慢施益彰賈后遂設計譏譖於帝廢爲庶人惟聖

京鄗

音鎬地名

鄙韓子之所賜

音元帝好任刑法

以韓非子賜太子

重經術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修致戒於以爲寶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爲盛帝

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平審王以寧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是虧我王度數我彝倫亂也九鼎遇姦回而遠逝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述任用戒之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爲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所引武紀之語
其注頗與本書
異且脫犯贊者
之一解中當作
巾

之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修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
畫像而民不犯。注：畫像者，畫衣冠異章服，象五
刑也。犯黠者，阜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宮者，襍
其屨；大辟之罪，誅殛之刑，布其衣褐，無領緣。夏禹
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乃峻宇
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
臺，於林光明高三三十丈。

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蹙而
而雕牆，將瑤臺以瓊室，築作瑤臺，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巧隨風搖動，終無崩隕？或通天而納涼，
王之圃方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圃者，蕃育鳥獸之
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
一節述營繕之戒，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爲德。儀狄作酒，
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

聖而溫克，若其酬酢以致昏，酬音昫，簪音醜，此
式，酙音耽，澑音，夫醉酒罵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以酒爲池，竟亾其國，漢灌夫名受，

誤林光秦離宮
之名則蓋作臺
刑清本作形

詩句倒錯

舊清本作常

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此一節述甘酒之戒也詩曰辭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恥漢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辭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爲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纓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卒成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愛之生奚齊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譖二公子

韓所以臂鷹此云鷹帽誤憚清本作攝

於是重耳走蒲夷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剖走屈竟以亂晉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後因取褒姒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盡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主麗質治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復有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騁田獵命人發狂夫高深不懼夫音胥靡之徒韙縲爲娛小豎之事韙音鉤鷹帽也縲所以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犬而竝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橛之理

厥音厥相如諫猶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覩於獲多
書時有銜厥之變也。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
煦慙也。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
簾幙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轉兮

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思去猶允
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
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爲太子時好吹洞簫自
令後宮貴人殊飛蓋之緣情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
蓋相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

太宗見而遣使去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
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
輔弼太子正爲此事爲去大稱所委稱去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廄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毓德之初羣工贊善之始承乾頗
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

府古寫本作撫
秋實用魏劉楨
謂曹植之語歸
道用漢桓榮之
語事見本史春
卿桓榮之字

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敎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敎之於其初其後乃爾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牆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爲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爲右庶子嘗撰五經義疏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

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合聲孝經義疏穎達

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竝嘉納之一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五百匹黃金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資二十臣以寓激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侈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拂拒母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之命之辭

金帛之數通鑑

與本文同

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爲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恆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令平聲後同望數存顧問數音朔後同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

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夫爲人上者夫音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後同耽惑成扶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上聲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後同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旣有好畋之淫好去聲後同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見教戒篇註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從清本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卽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

榮當作光西晉
後光祿大夫有

論或訛舊史作
諭

金紫銀青之別
元制銀青光祿
之光爲榮誤本
此

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聞去玄素叩閣請見、音現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音潮陰以馬廄擊之、音查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蠢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侍或誤新舊史作視
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

宣猷指承乾所居晉太子有宣猷堂
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襍色、施與者竝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宣猷禁門、不異闔闔。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

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十六年上文十四年遣戶奴擊之事又在此時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恩度之、莫尊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會、是尊貴之故、得肆爲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饑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交失乎

貞觀政要

卷四

三十五

唐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子至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禍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坐至除名爲民起爲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處之失其道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爲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宗既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待。魏王、煬帝攘奪於其初，魏王效尤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禍，故爲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王之間，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忿，乃賞擢張玄素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章疏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 統三寺十率府之政，于志

10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慨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盛爲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誠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於此未或不亾爲周太公也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呂望師周望太公也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爲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甚多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

卷之三

兩甚字或訛舊
皮子志寧傳皆

題兒文

卷四 規諫

作其

東觀漢記

卷四

三十六

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礲之妙，且丁匠宮奴入內比者比音曾無復監，
禁闈鉗鑿緣其身梃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
層曾音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不自知長音掌直千牛又復

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註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十一國名樂記曰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臥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

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

顏師古漢志註
夾谷齊地

朝歌墨子回車來谷之會揮劍者孔丘

夾谷魯地名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

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齊侯心怍靡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先聖既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太馬尙解識恩解音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

顏師古

卷四 規諫

三十當作二十

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疾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臧孫魯大夫名紇，卽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羣賢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鄭畢公，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姻篇註。周之輔臣。

公下當有畢公之名高字

祚當作祚

曰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涖神，周公相踐，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帝。見納諫篇註。咸殷勤於端土，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處上聲，後同。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

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爲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紇音鵠紇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爲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子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

勞去聲按

四誤今通鑑前前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後書共係十五年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爲父子焉學爲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舅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哉

不忠、是宣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紂于承基、殺之。時志寧母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寢處苦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脫於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麑矣。承乾之爲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未聞有寢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子者。太宗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第四 緒

2 3 '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
番号

和22-2-114-5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